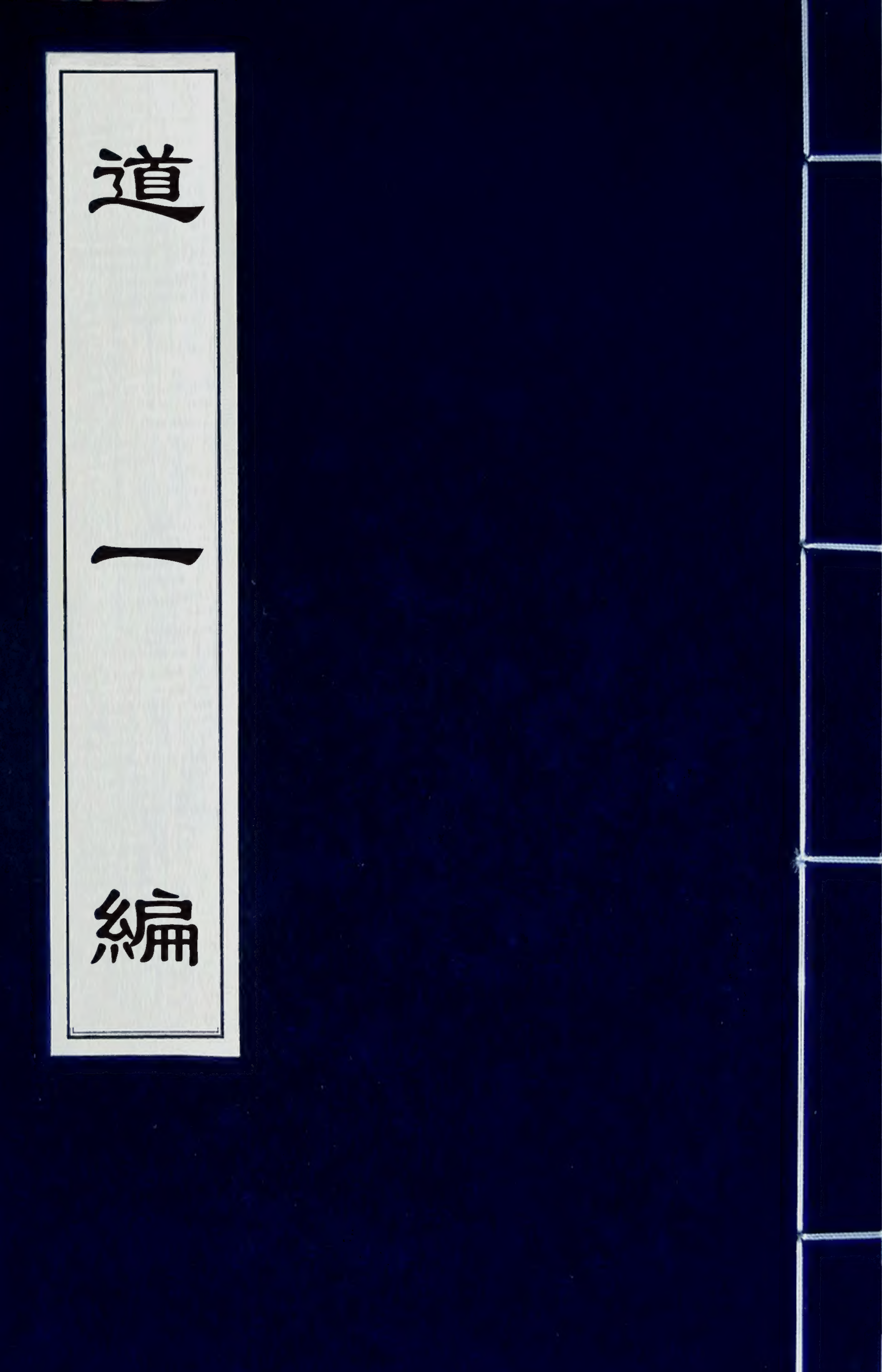

道一編

道一編卷三

此卷朱子之說凡十六條所謂始焉若氷炭之相反者附見陸子之說二十條

朱子荅呂子約書

陸子靜之賢聞之蓋久然似聞有脫畧文字直趍本根之意不知其與中庸學問思辨然後篤行之旨又何如耳

按此書朱子未與陸子相見時語所謂脫畧文字直趍本根與中庸先學問思辨而後篤行之說乃朱陸最異處今考陸子與其門人書亦孜孜以講學為務

而獨切切以空言為戒疑所謂空言者

指朱子也朱子豈倡為空言者哉其説

可謂大不審矣此所以來議者之紛紛

乎陸子之説畧附一二以見其早年所

以為不同者之甚焉

附陸子與邵叔義書

天之所以予我非由外鑠我也思則得之得此

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同此之謂同德

異此之謂異端心逸日休心勞日拙德偽之辨

也豈唯辨諸其身人之賢否書之正偽舉將不

逃於此矣學問固無窮已然端緒得失則當早

辨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病其自暴自棄則爲之發四端曰人之有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王澤之竭利欲日熾先覺不作民心橫奔浮文異端轉相營惑往聖話言徒爲藻飾而爲機變之巧者又復魑魅魍魎其間恥非其恥而恥心亡矣今謂之學問思辨而於此不能深切著明依憑空言傳着意見增疣益贅助勝崇私重其狷忿長其負恃蒙蔽至理扞格至言自以爲是沒世不復此其爲罪浮於自暴自棄之人矣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於其端緒知之不至

悉精畢力求多於人湍澮皆盈涸可立待要之其終本末俱失夫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後世恥一切之不知者亦恥非其恥矣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若其標末雖古聖人不能盡知也稷之不能審於八音夔之不能詳於五種可以理揆學未知至自用其私者乃至於亂原委之倫顛萌葉之序窮年卒歲靡所底麗焦焦然思以易天下豈不謬哉

陸子與胡季隨書

道不遠人人自遠之耳人心不能無蒙蔽之未徹則日以陷溺諸子百家往往以聖賢自期仁

義道德自命然其所以卒畔於皇極而不能自拔者蓋蒙蔽而不自覺陷溺而不自知耳子貢之明達固居游夏之右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之識超凡民遠矣從夫子游如彼其久尊信夫子之道如彼其至夫子既没其傳乃不在子貢顧在曾子私見之錮人難於自知如此曾子得之以魯子貢失之以達天德已見消長之驗莫著於此矣學問之初切磋之次必有自疑之兆及其至也必有自克之實此古人物格知至之功也已實未能自克而不以自疑方憑之以決是非定可否縱其揣求如子貢之屢中適重夫子

之憂耳

朱子答呂子約書

近聞陸子靜言論風旨之一二全是禪學但變其名號耳競相祖習恐誤後生恨不識之不得深扣其說因獻所疑也然想其說方行亦未必肯聽此老生常談徒竊憂嘆而已

按朱子以祖習禪學誤後生者為憂嘆陸子以假先訓自附益者為怵懼其苦於不同如此麼書附左

附陸子與陳君舉書

世習靡敝固無可言以學自命者又復封於私

見蔽於私說却鐵柜砭厚自黨與假先訓形似以自附益顧不知其實背馳久矣天以是理畀人而舉世莫任其責則人極殆不立矣永思及此益切悼懼

朱子荅蔡季通書

長沙之行幾日可歸益公相見亦何言邪圖記不敢辭但恐病中意思昏憒未必能及許教未嘗前了得耳向見薛象先盛稱其人今讀其書乃知講於陸氏之學者近年此說流行後生好資質者皆為所擔閣壞了甚可嘆也

按以上二書朱子始謂陸子全是禪學

且嘆其深誤後生之好資質者今考象山之書往往以異端為憂其於儒釋之辨亦嚴蓋朱子直以其主尊德性之說太過而疑其為禪耳然陸子與朱子書則又譏其為葛藤末說不知縈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殆其言皆出于早年氣盛語健之時學者未可執以為定論也

陸書今摘于左

附陸子答朱子書

尊兄所謂太極真體不傳之秘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迥出常情超出方外

等語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平時既私其說以自妙及教學者則又往往秘此而多說文義以實論之兩頭都無着實彼此只是葛藤末說氣質不美者樂寄此以神其姦不知縈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既以病己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兄其毋以久習于此而重自反也區區之忠竭盡如此

附陸子荅王順伯書

某嘗以義利二字判儒釋試使釋氏之聖賢而繩以春秋之法童子知其不免矣

附陸子與曹立之書

道之不明不行佛老之徒遍天下其說皆足以動人士大夫鮮不溺焉

附 陸子贈劉季蒙說

明德在我何必他求方士禪伯真為大祟無世俗之陷溺無二祟之迷惑所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浩然宇宙之間其樂孰可量也

朱子與黄直卿書

近日朋友來者頗多萬正淳與黄子耕吳伯豐皆在此諸人皆見陸子靜來甚有議論此間近亦有與之荅問論太極書未及寓去大率其論與林明州不相遠也

按此書則二先生論無極在不曾面會之前今文公年譜以論無極事實鵝湖巳會之後失其次矣

朱子與程正思書

答子靜書無人寫得閑其巳謄本四出久矣此正不欲暴其短渠乃自如此可歎可歎然得渠如此亦甚省力且得四方學者略知前賢立言本旨不爲無益

朱子與邵叔義書

子靜書來殊無義理每爲閉匿不敢橫以示人不謂渠乃自暴揚如此然此事理甚明識者自當知

之當時若便不答却不得也所與左右書渠亦録来想甚得意大率渠有文字多即傳播四出唯恐人不知此其常態亦不足深訝吾人所學却要自家識見分明持守正當深當以此等氣象舉止為戒耳

朱子與趙子欽書

子靜後来得書愈甚於前大抵其學於心地工夫不為無所見但便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工夫卒并與其所得者而失之人欲横流不自知覺而高談大論以為天理盡在是也則其所謂心地功夫者又安在哉

按以上四書皆為辨無極而發說見第一卷附見陸子三書以備參考

附陸子與陶贊仲書

按山謂晦翁好勝不肯與辨其以為人之所見偶有未通處其說固以己為是以他人為非耳當與之辨白未可便以好勝絕之以晦翁之高明猶不能無蔽道聽塗說之人亦何足與言此哉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聖賢所以為聖賢亦不過充此而已

附陸子與朱子書

劉定夫氣禀屈强恣睢朋儕鮮比比來退然方

知自訟大底學者病痛須得其實徒以臆想稱
引先訓文致其罪斯人必不心服縱其不能辨
白勢力不相當强勉誣服亦何益之有

附陸子與鄭溥之書

得元晦復論太極圖說書尋以一書復之今併
往此老才氣英特平生志尚不沒於利欲當今
誠難其輩第其講學之差蔽而不解甚可念也
士論方伸誠得此老大進此學豈不可慶誠者
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心之靈苟非
壅蔽昧沒則痛癢無不知者國之治忽民之休
戚彝倫之叙斁士大夫學問之是非心術之邪

正接於耳目而寘於其心則此心之靈必有運蔽昧沒者矣在物者亦在己之驗也何往而不可致吾反求之功此所願與同志日切磋而不捨者

按朱子有言學匪私說惟道是求今以陸子此三說槪之其意未始不與朱子同而其稱朱子一則曰高明一則曰英特眞有古者君子和而不同之義豈若後世操上人之心執一己之見至於交惡而不可解者哉宜其德盛仁熟而躋然合并于晩歲也

朱子答劉季章書

來喻云書能益人與否只在此心等說此又是病根不曾除得以鄙見觀之都無許多閑說只着實依文句玩味意趣自深是不須如此又只是立說取勝也前與無疑書亦有少講論曾見之否敬子諸人却甚進此亦無他只是渠肯聽人說話依本分循次序平心看文字不敢如此走作閑說耳大率江西人尚氣不肯隨人後凡事要自我出自由自在故不耐煩如此逐些理會須要立箇高論籠罩將去譬如讀書不肯從上至下逐字讀去只要從東至西一抹橫說作看雖似新巧壓得人過然

栱物不成義理全然不是聖賢當來本說之意則於己分究竟成得何事只如臨川前後一二公巨細雖有不同然原其所自則同是此一種見識可以為戒而不可學也因見無疑可出此紙大家評量趁此光陰未至晚暮之時做些著實基址積累將去只將排比章句玩索文理底工夫換了許多捃摭計較別尋路脉底心力須是實有用力處久之自然心地平夷見理明徹庶幾此學有傳不至虛負平生也

按此書乃朱陸不同之旨㮣盖陸子方以學者口耳為憂欲其以尊德性為先

以收放心為要朱子乃欲學者依文句
玩味意趣自深又欲其趂此光陰排比
章句玩索文理正與象山之教相左然
朱子晚歲乃兼有取于陸子之說今摘
附于後餘見第五卷

附 陸子與曾宅之書

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其為人也寡
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
焉者寡矣只存之一字自可使人明得此理此
理本天所以與我非由外鑠明得此理即是主
宰真能為主則外物不能移邪說不能惑所病

於吾友者正謂此理不明內無所主一向縈絆於浮論虛說終日只依藉外說以為主天之所與我者反為客主客倒置迷而不反惑而不解坦然明白之理可使婦人童子聽之而喻勤學之士反為之迷惑自為支離之說以自縈纒窮年卒歲靡所底麗豈不重可憐哉使生在治古盛時蒙被先聖王之澤必無此病惟其生於後世學絕道喪異端邪說充塞彌滿遂使有志之士罹此患害乃與世閒凡庸恣情縱欲之人均其陷溺吾與晦翁書所謂古人質實不尚智巧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

覺覺後覺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辨說揣量模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夫子既歿其傳顧在曾子蓋可觀矣吾友能棄去謬習復其本心使此一陽為主於內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終食之間而違於是此乃所謂有事焉乃所謂勿忘乃

所謂敬果能不替不息乃是積善乃是集義乃是善養浩然之氣真能如此則不愧古人其引用經語乃是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則不爲侮聖言矣今終日營營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有採摘汲引之勞而盈涸榮枯無常豈所謂源泉混混不捨晝夜盈科而後進者哉終日簸弄經語以自傅益真所謂侮聖言者矣

附陸子答曹挺之書

來書氣象甚覺齟齬至有一貫多學之辨此似無謂大抵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爲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於聖賢事業往

往從俗浮沉與時俯仰徇情縱欲汨没而不能以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耻到此能有愧懼大洪之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若有事役未得讀書未得親師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若事後有暇便可觀書冊所讀書亦可隨意自擇亦可商量程度無不有益者看捷之殊未曾如此着實作工夫何遠論到一貫多學之處此等議論可且放下且本分隨自已日用中循省自知愧怍自知下手處矣既着實作工夫後來遇師友却有日用中着實事可商量

不至為此等虛論也

朱子荅陸子書

來書所謂利慾深痼者已無可言區區所憂却在一種輕為高論妄生內外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為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詞氣之間不必深察者此其為說乖戾狠悖將有大為吾道之害者不待他時末流之弊矣不審明者亦嘗以是為憂乎此事不比尋常小小文義異同恨相去遠無由面論徒耿耿耳李子甚不易知向學但亦漸覺好高鄙意且欲其着實看得目前道理事物分明將來不失儒家之舊庶幾有用若便如此

談玄說妙却恐兩無所成可惜壞却天生氣質却
未必如乃翁樸實頭無許多勞攘耳

按此書有妄生内外精粗之別及聖賢之言不必盡信等語疑為陸子荅曾宅之而發然陸子謂古人質實不尚智巧朱子亦謂樸實無許多勞攘是雖二先生早歲語然中間皆有獨見不可以為徒異而不求真是之歸也

朱子與黄直卿書

伯起說去年見陸子静說游夏之徒自是一家學問不能盡弃其說以從夫子之教唯有琴張曾晳

牧皮乃是真術得於夫子者也而拾解乃至於此

更如何與商量討是處也可笑可笑

按陸子之書最尊顏子曾子以為曾子

傳子思子思傳孟子外此不可以言道

絕不見有推尊琴張曾皙牧皮之說是

豈門人流言朱子一時聽之而以為實

然者邪陸子之說摘附于左

附 陸子與李省幹書

學於夫子者多矣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固

無可疵外此則有南宮适宓子賤漆雕開近於

四子二人之外最後出如高子羔曾子雖有愚

魯之號其實皆夫子所喜於二人中尤屬意於子羔不幸前夫子而死不見其所成就卒之傳夫子之道者乃在曾子子思乃夫子適孫夫子之門人光耀於當世者甚多而子思獨師事曾子則平日夫子為子思擇師者可知矣宰我子貢有若其才智最高子夏子游子張又下一等然游夏已擅文學之場其言論足以動人光華足以耀俗誠非以愚魯得號者所可比擬至其傳道授業亦參於聖人宰我子貢有若猶不在此位況游夏乎故自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乃得其傳外此則不可以言道居今之時

而尚友方冊取友當世亦已難矣

附陸子與張輔之書

孟子於孔子特曰願學而已吾於孔子弟子方且師仰敬畏之不暇如顏子曾子固不待論乎時讀書至子夏子游子張蘧伯玉南宮适諸賢言行未嘗不惕焉愧畏欽服而師承之而子遂可以孔子望我邪學者大病在於師心自用師心自用則不能克己不能聽言雖使羲皇唐虞以來羣聖人之言畢聞於耳畢熟於口畢記於心秖益其私增其病耳為過益大去道愈遠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古之所謂曲學詖行者不必

淫邪放僻顯頑狠俱如流俗人不肖子者也盖背放古先聖賢言行依仁義道德之意如楊墨鄉原之類是也此等不遇聖賢知道者則皆自負其有道有德人亦以為有道有德豈不甚可畏哉

按陸子前與胡季隨曾宅之及此四書皆亟稱夫子之沒其傳在曾子謂曾子得之以魯子貢失之以達且深有憾于空言多識務外徇人之弊今考朱子注曾子三省章用尹謝二氏之說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

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然則守約固疑於捷徑專用心於內固疑於近禪而象山之學不能免於世之疑矣但曾子三省忠信所以尊德性傳習所以道問學而朱子以忠信為傳習之本學者宜有味於斯言

朱子答劉公度書

所喻世豈能人人同己人人知己在我者明瑩無瑕所益多矣此等言語殊不似聖賢意思無乃近

日亦為異論漸染自私自利作此見解邪臨川近說愈肆荆舒祠記曾見之否此等議論皆學問偏枯見識昏昧之故私意又從而斂之若公度之說行則此等事都無人管恣意橫流矣

按朱子此書深辟荆公祠記之非而陸子亦與其門人胡季隨書曰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餘子未嘗學問妄肆指議無足多恠同志之士猶或未能盡察良可慨嘆殆謂朱子也今考其記所云多與朱子讀兩陳奏議遺墨相出入而又牽合諸司馬温公

及明道先生之言今摘其大畧附注諸
說以見其語意所從来亦後學考求探
討之不能已者然朱子讀兩陳奏議遺
墨其詞峻陸子乃荆公鄉人其詞婉殆
各有攸當而朱子拔本塞原之論尤不
可少也

附 陸子記荆國王文公祠畧

英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
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
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為
孔孟勳績必為伊周公之志也不蘄人之知而

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賢為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朱子曰安石行己立朝之大節在當世為如何而其始見神宗也直以漢文帝唐太宗之不足法者為言復以諸葛亮魏元成之不足為者自任此其志識之卓然又皆秦漢以來諸儒所未聞者豈一時諸賢之所及哉用逢其時君不世出君或致疑謝病求去君為責躬始復視事公之得君可謂專矣新法之議舉朝讙譁行之未幾天下恟恟公方秉執周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確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贊其決忠樸屏伏儉狡得志曾不為悟公之蔽也朱子曰祖宗之法因時制宜行之既久不能無弊則安石之變法固不可謂非其時而其設心亦未為失其正也但以躁率任意而不能熟講精思以為百全無弊可久之計是以天下之民

不以為便一時之近效顧之實大夫尊起而力令之者乃或耕能究其利器之實至其術以為又多出於安石規模之下而羽翼以求其根之實儀遂散不復可望其階除已私從來利器之實而克其平日所以自任之本心矣典禮爵刑莫非天理洪範九
疇帝實錫之古所謂憲章法度典則者皆此理
也公之所謂法度者豈其然乎為政在人取人
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
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
而從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大學不傳古道
榛塞其來已久隨世而就功名者淵源又類出
於老氏申子曰三代之政布在方冊時有先後古今戰國之敵徼之政防微無望說機
之君子但其名實之辨精粗之際毫急之目制有不可以棄壓者奇能為此察馬而無循情

則其適法嘩語夢世然附於己意者而借其名安石所誦用信乃妨既具皆而明之在我而己

高以聚眾耳若真有意於古則格君之本親賢之論聽民之成善俗之方凡古所當先而急者

曷爲不少留意而頗於財利兵刑爲汲汲又日歷考一時諸賢之論以求至當官龜山楊氏

諸其禁內外判心道使道言無用於天而皆之論皆君智之意者最為迹之下世之

君子天常之厚師尊載籍以輔其質者行於天

下隨其分量有所補益然而不究其義不能大

有所為其於當世之弊有不能正則依違其間

稍加潤飾以塗無禍公方恥斯世不為唐虞其

肯安於是乎蔽於其末而不究其義世之君子

未始不與公同而利害則異者彼依違其間而

公恥必焉故也司馬溫公謂劉元城曰今甫變法之初天下之人舉起攻之而

[illegible]此八字吾友宜記之虛名實考[illegible]時天下之論以介甫不作執政蓋名此平生行止無一點可疵此實行也茲之前實穿經史古今不可窮此語故曰人[illegible]伏臣欲任意行一事或作可以死生前之則已介甫實不可以此動故曰堅志[illegible]法術以公行也又曰人言安石[illegible]賢之太過但不能事又執拗耳熙寧排公者大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於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弊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明道先生曰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

按文公語録門人[illegible]琮問萬世之下王臨川當作如何評品曰陸象山嘗記之

矣何待他人問莫只是學術錯否曰天
姿亦有拘強處觀此語則又與荅劉公
度書不同語錄雖未足盡據然亦不應
牴牾若是學者詳之

朱子與胡季隨書

元善書說與子靜相見甚款不知其說如何大抵
欲速好徑是今日學者大病向來所講近覺亦未
免此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學問始
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
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真到聖賢究竟地位
亦不出此坦然平白不須妄意思想頓悟懸絕處

伙人頗狂粗率而於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所安也

朱子荅項平父書

示喻此心元是聖賢只要於未發時常常識得已發時常常記得此固持守之要但聖人指示為學之方周遍詳密不靠一邊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若如今說則只恃一箇敬字更不做集義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窮矣須是精粗本末隨處照管不令工夫少有空闕不到之處乃為善學也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察識得記得不知所識所記指何

物而言若指此心則識者復是何物心有二主自相攫拏聖賢之教恐無此法也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愚見如此不知子靜相報如何因風錄示或可以警所不逮也伊川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句與從上聖賢相傳指訣如合符契但講學更須寬平其心深沉詳細以究義理要歸處乃為有補若只草草領略就名數訓詁上著到則不成次第耳

朱子荅王子合書

前月末送伯恭至鵝湖陸子靜兄弟來會講論之

問深覺有益此月八日方分手而歸也

朱子答曹立之書

[illegible]示陸兄書意甚佳近大冶萬正淳來訪亦能言彼講論曲折大槩比舊有間矣但覺得尚有嫌主舊說以為隨時立教不得不然之意似此未參識不欲[illegible]論

朱子與吳茂實書

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為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工夫全少點檢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欲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徧以

告之也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却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却是先於情性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悟故流於恠異耳若去其所短參其所長自不害為入德之門也

按以上五書前二書始拈出敬守及持守之要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皆若指陸學而言後三書稱其講論有益及謂陸子欲隨時立教且方要理會講學之事然又疑其欲速好徑而流於恠異蓋朱子至是亦微有去短集長之

心而猶有未釋然者焉陸氏之說附見

附陸子論學古入官

天下有不易之理是理有不窮之變誠得其理則變之不窮者皆理之不易者也理之所在固不外乎人也而人之生亦豈能遽明此理而盡之哉開闢以來聖神代作君臣之相與倡和彌縫前後之相與緝理更續其規恢締建之廣大深察咨詢討慮之委曲詳盡證驗之著有足以折疑更胥之多有足以破陋被之載籍著為典訓則古制之所存於後世者豈徒為故實文具而已哉以不易之理御不窮之變於是乎在

矣

附陸子論學說

古者十五入大學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此言大學指歸欲明明德於天下是入大學標的格物致知是下手處中庸言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格物之方讀書親師友是學思則在已問與辨皆須即人自古聖人亦因往哲之言師友之言乃能有進況非聖人豈有遺私智而能進學者

附陸子答劉深甫書

來書示以方冊所疑足見爲學不苟簡於其理

甚明白本無可疑若於此未能通曉則是進學工夫不甚純一未免滯於言語爾今欲一一為深父解釋又恐只成言語議論無益於深父之身之心非徒無益未必不反害之也大抵為學但當孜孜進德修業使此心於日用間戕賊日少光潤日著則聖賢垂訓向以為盤根錯節未可遽解者將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有不知思而得之者矣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思則得之學固不可以不思然思之為道貴切近而優游切近則不失己優游則不滯物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

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記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日用之間何適而非思也如是而思安得不切近安得不優游至於聖賢格言切近的當明晰明白初不難曉而吾之權度其則不遠非假於外物開卷讀書時整冠肅容平心定氣詁訓章句苟能從容勿迫而諷詠之其理當自有彰彰者縱有滯礙此心未充未明猶有所滯而然耳姑舍之以俟他日可也不必苦思之苦思則方寸自亂自擾其本失已滯物終無明時但能於其所已通曉者有鞭策之力涵養之功使德日以進業日以修而此心日充日明

則今日滯礙者他日必有氷釋理順時矣如此
則讀書之次亦何適而非思也如是而思安得
不切近安得不優游若固滯於言語之間欲以
失已滯物之智强探而力索之非吾之所敢知
也

按朱子稱陸子近方理會講學者如此

附陸子與包顯道書

得曾立之書云晦菴報渠云包顯道猶有讀書
親師友是充塞仁義之說註云乃揚丞在南豐
親聞其語故晦菴與其書亦云包顯道尚持初
說深所未喻其答書云此公平時好立虛論雖

相聚時稍藏其往近却不曾通書不知今如何

也來書云叩揚丞所學只是躬行踐履讀聖賢

書如此而已觀如此而已之辭則立之所報殆

不妄矣不知既能躬行履踐讀聖賢書又有甚

不得處

附陸子答包敏道書

晁仲爲學不患無志患在好進欲速反以自病

聞説日來愈更收斂定恬甚爲之喜若能定恬

自能量力隨分循循以進倘是吾力之所不能

及而强進焉亦安能有進徒取折傷困吝而已

按朱子所謂怪異所謂欲速好徑如彼

陸子所謂奇恠所謂好進欲速如此學者皆當奉以為戒而內自省也

道一編卷四

此卷朱子之説凡十六條所謂中焉覺疑信之相半者（附見陸子之説十四條 南軒張氏之説一條）

朱子荅張敬夫書

子靜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為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

按此書謂陸子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將流于異學然朱子他日又謂溫公只恁

行將去無致知一段疑其與論象山之
失同至於滄洲精舍祝文則云周程授
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
殊轍道則同歸遂以溫公上班周程張
邵以侑宣聖豈別有見邪抑大賢之造
詣淺深必歷其域者然後知之非後學
小子所得驟而窺邪
又按陸子有論明理踐行一條朱子
晚年蓋嘗有取焉者今附于左

附陸子論則以學文

欲明夫理者不可以無其本本之不立而能以

明夫理者吾未之見也宇宙之間典常之昭然倫類之燦然果何適而非其理也學者之為學固所以明是理也然其嚮昔之日闔門之內所以蒸望期嚮服習踐行者蓋泯然乎天理之萌蘖而物欲之蔽實豪據乎其中而為之主則其所以為學之本者固以蹷矣然而方且汲汲於明理吾不知所謂理者果可以如是而明之乎苟惟得之於天者未始泯滅而所以為學之本者見諸日用而足以怙乎人則雖其統紀條目之未詳自可以切磋窮究次第而講明之而是理亦且與吾相契而煥然釋怡然順者將不勝

其衆矣

朱子荅呂伯恭書

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之病多說如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議論如此只是定本熹因與說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即不容無議論統論爲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即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爲多是邪意見閑議論故爲學者之病熹云如此即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著邪字閑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却就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槩揮

斥其不為禪學者幾希矣張雖唯唯然終亦未窮
竟也朱喻子靜之病恐未必是看人不看理自是
張合下有些禪的意思又自主張太過須說我不
是禪而諸生錯會了故其流至此然其好處自不
可掩覆可敬服也

按意見議論之說朱陸二先生蓋嘗面
加究詰宜有定論矣然陸子雖以涵養
講究為本分事終以閑議論非就已向
實工夫其所荅門人書令附于左

附陸子與包詳道書

近嘗得李季遠書盛陳別後為學工夫大抵以

為朝夕不懈涵泳甚有日新之意又以詳道力以本無事之説排之渠又論不可無事之故某復書云所示與詳道議論不合之處皆是講學不明人持所見以為説用相切磋殆如兒戲今此得信又有與歛道異同之論要亦是兒戲耳精勤不懈有涵泳玩索之處此亦是平常本分事豈可必將無事之説排之如讀書接事間見有理會不得處却加窮究理會亦是本分事亦豈可教他莫要窮究理會若他持此説者元無着實但是虛意鑿説立議論初無益於事實某但與歛道説此皆是閑説話皆緣不自就身己

着實做工夫所以一向好閑議論閑議論實無益於己亦豈解有明白處須是自知此等說話是閑議論方有就己向實工夫涵養講究卻是本分事

朱子與孫敬甫書

如陸氏之學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疇匹其徒傳習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揜諱當時若只如晁文元陳忠肅諸人分明招認着實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必如此隱諱遮藏改名換姓欲以欺人而亦不可欺徒以自欺而

自陷于不誠之域也

按朱子謂陸子本禪學欲以欺人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陷于不誠之域陸子亦有書云苟為大言以盖繆習囂以自勝豈惟不足欺人平居靜慮亦寧能自欺其心殆指朱子也其言過矣今附于左學者得以考觀焉

附陸子與趙然道書

姬周之衰此道不行孟子之沒此道不明千有五百餘年之間格言至訓熟爛於浮文外飾功利之習汎濫於天下氣質之美天常之厚者固

知病其末流矣而莫知病其源有志之士其肯自怨於此而弗求其志哉今粗有其志而實不能以自拔則所謂講學者遂為空言以滋偽習豈唯無益其害又大矣若其善利之間嘗知決擇大端已明大志已立而日用踐履未能常於清明剛健一有緩懈舊習乘之念慮之間陰流密陷不自省覺益積益深或遇箴藥勝心持之反加文飾因不能以自還者有矣甚可畏也況其大端未嘗實明大志未嘗實立有外強中乾之證而無心廣體胖之樂者可不深致其思以省其過求其實乎略此不察而苟為大言以蓋

繆習偷以自便囂以自勝豈惟不足以欺人乎居靜處亦寧䏻以自欺乎至是而又自欺其心則所謂下愚不移者矣誠䏻於此深切著明則自成自道自求多福者權在我矣前言往訓其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引翼勉勵惟日不足何暇與章句儒說說玩慢歲月於無用之空言哉

朱子與劉子澄書

子靜寄得對語來語言圓轉渾浩無凝滯處亦是渠所得效驗但不免有些禪底意思昨荅書戲之云這些子恐是葱嶺帶来渠意不伏然實是如此諱不得也

按陸子輪對五劄首言版圖未復雠耻未雪頎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次言漢唐之治因陋就簡願益致尊德樂道之誠以幸天下次言人主莫難于知人之明不宜信俗耳庸目以是非古今臧否人物次言天下之事有可立至者有可以馴致者三代之政豈終不可復願為之以漸而不可驟次言人主不宜親細事致叢脞之失皆不見所謂禪者然析理之精擇言之審百代之下孰有加于紫陽夫子者哉殆必

有豪釐之差千里之謬者矣學者諦玩而自得之可也

又按以上三書朱子之於陸子一稱其好處可敬服一稱其卓然非其疇匹一稱其對語圓轉渾活無凝滯然皆擬之為禪學所謂疑信之相半者如此

朱子答呂伯恭書

熟蒙收拾教誨感幸不可言望更賜程督文字之外因語及檢束身心大要幸甚幸甚子壽學生又有興國萬人傑字正純者亦佳見來此相聚云子

靜郤教人讀書亦得法此類方書亦云然此亦皆濟事也朱子劄子悔[illegible][illegible]到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刺去見呂正字切見便宗其以大人之命遠來絶依先生講儕下撥論伋拜父云夫人再令拜令依以是遠不得儕弟門中公凡使令有香一往令來不敢次口去如引入卿講靈延前拜乾進說大人致辭則以中丈丈衛東明時根以地遠不宗齊念不齋於祫之私公其[illegible]拜盡祈達以恥衛衣爲遵自愛

按東萊先生居父之喪文公遣子從學而象山有書與東萊甚言居憂講授之非禮此亦二先生相異之一然於此亦覺於尊德性道問學各有所從入而致隆之意陸書附左

附 陸子與呂伯恭書

竊惟執事聰明篤厚人人自以為不及樂教導人樂成人之美近世鮮見如某疎愚所聞於朋友間乃辱知為最深苟有所懷義不容默天下事理固有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而大賢君子不能無蔽者元獻晏公尹南京日文正范公居毋夫人憂元獻屈致教導諸生文正孳孳誨誘不倦從之遊者多有聞于時竊聞執事者儼然在憂服之中而户外之屨亦滿伯夷柳下惠孟子雖言其聖至所願學則孔子文正雖近世大賢至其居憂教授豈大賢君子之所蔽乎執事之所為標的者宜不在此執事天資之美學問之

博此事之不安於心未契於理要不待煩説博引而後喻竊聞凡在交游者皆不為執事安諒執事之心亦必不自安也夫苟不安何憚而不幡然改之乎於此而改其所以感發諸生亦不細矣舜聞善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君子之過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伏願不憚改過以全純孝之心不勝至願

朱子與呂伯恭書

子壽兄弟得書子靜約秋涼來遊廬阜但恐此時換却主人耳渠兄弟今日豈易得但子靜猶似有有些舊來意思聞其門人説子壽言其雖已轉步

而未曾移身然其勢久之亦必自轉回思鵝湖講論時是甚氣勢今何止十去七八邪

朱子與林擇之書

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朴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今方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不相似就此痛着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與渠相反初說只如此講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

成説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
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按朱子此書云日前講論只是口説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又云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蓋朱子自是有取于象山日加一日矣陸子之言有契于朱子者謹附于左

附陸子與胡達材書

達材資質甚美天常亦厚但前此講學用心多馳騖於外而未知自反喩如年少子弟居一故

宅[illegible]宇宏麗寢廟堂室庖庫廩庾百爾器用莫不備具甚安且廣而其人乃不自知不能自作主宰不能汎掃堂室修完[illegible]屋續先世之業而日與飲博者遨遊[illegible]肆[illegible]不歸不時時寢處於故宅亦不復能享其安且廣者矣及一旦知飲博之非又求長生不死之藥從妄人之言從事於丹砂青芝煅爐山屐之間與蓬萊瑶池可至則亦終苦身亡家伶仃而後已惟聲色臭味富貴利達之求而不知爲學者其說由前有意爲學而不知自反者其說由後其實皆馳騖於外也向時曾說將孟子告子一篇及論語中庸大

學中切己明分易曉處朝夕諷詠接事時但隨力依本分不忽不執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久當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矣不知曾如此作工夫否

附陸子荅劉淳叟書

中公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今曰道不在多言學貴乎自得明理者觀之二語之間其病昭矣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墨子非不力行也其往也使人讓竈讓席其反也人與之爭竈爭席楊子非不自得也二氏不至多言而爲異端顏閔侍側夫子無言可也楊墨交亂告子

許行之徒又各以其説肆行於天下則孟子之辨豈得已哉或默或語各有攸當以言餂人以不言餂人均為穿窬之類夫子之於顏子蓋博之以文夫博學於文豈害自得顧史之不必伐衛政之必正名冉有季路不能無蔽夫子不得不申言之夷之陳相告子之徒必執其説以害正理則孟子與之反覆不得不致其詳必曰不在多言問之弗知弗措辨之弗明弗措皆可削也自得之説本於孟子而當世稱其好辨自謂博學而詳説之將以反説約也中庸固言力行而在學問思辨之後今渾叟所取自得力行之

說與中庸孟子之旨異矣仁智信直勇剛皆可以力行皆可以自得然好之而不好學則各有所蔽倚於一說一行而玩之孰無其味不攷諸其正則人各以其私說而傳於近似之言者豈有窮已哉

附陸子與吳仲詩書

五哥心志精神儘好但不要被場屋富貴之念羈絆直截將他天下事如吾家事相似就實論量却隨他地步自有可觀若看文字時有合意或緊要事節不妨熟讀讀書得文字熟底雖少亦勝鹵莽而多者

朱子與呂伯恭書

欽夫之逝忽忽半載每一念之未嘗不酸噎計海內獨尊兄為同此懷也陸子壽復為古人可痛可傷不知今年是何氣數而吾黨不利如此

按南軒之亡朱子極為之痛悼象山亦有吾道失助之悲且以未及通書論道而為之抱恨皆公言也謹附于左

附陸子與包顯道書

南軒物故何痛如之吾道失助不細近方欲通渠書頗有所論今遂抱恨矣

按南軒先生嘗有書與二陸論為學之

大端不出致知力行二者且稱朱子亦
然特立真金石之友殆闢其平日各主
尊德性道問學之說而為之中處耶今
錄以相次庶幾一時大賢君子之切劘
講肄學者得有所觀感而為之法守也

附南軒張氏答陸子書

栻聞昆仲之賢有年矣辱枉教三復辭義有感
于中第惜孤陋不足以當盛意也然而不敢以
虛來貺講學不可以不精也毫釐之差則其弊
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
之患而騖於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二者皆

[illegible]也考聖人之教人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書攷古苟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為力行也豈但見於孝悌忠信之所發形於事而後為行乎息養瞬存以至於三千三百之間皆合內外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區區誠有見乎此也如箋注詁訓學者雖不可使之溺乎此又不可使之忽乎此要當昭示以用工之實而無忽乎細微之間使之免溺心之病而無躐等之失涵濡浸漬知所用力

則莫非實事也凡左右之言皆道其用力之實也故樂以復馬聖上聰明不世出真難逢之會所恨臣下未有以仰稱明意大抵後世致君澤民之事業不大見於天下者皆吾儒講學不精之罪故區區每願從世之賢者相與切磋究之而感意之辱欣幸至于再三也元晦卓然特立真金石之友也然作別十餘年矣書問往來終豈若會面之得盡其底裏哉伯恭一病終未全復深可念向来亦坐枉費心思慮多耳心之精微書莫能究

朱子荅呂伯恭書

子靜到此數日所作子壽埋銘已見之叙迹發明此極有功卒章微婉尤見用意深處歎服歎服子靜近日講論比舊亦不同但終有未盡合處幸其却好商量亦彼此有益也

按以上五書朱子始稱陸子有讀書窮理之益與鵝湖議論不同而又惜子壽之亡盖深致意于斯文之不幸焉

朱子跋白鹿洞書堂講義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陵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

玄熹率寮友諸生與俱至于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蓋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于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於入德之方矣

按朱子於此始亟稱象山之言蓋發明懇到者道問學之效反身深察者尊德性之功學者所當究心也講義附見

附陸子白鹿洞書堂講義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已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塲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

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祕書先生起

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毋負其志

朱子祭陸子壽教授文

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以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綢繆念昔鵝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顧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瑩於胸次卒紛繳於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辨屈又知兄必將返而深觀遂逡巡而旋返悵猶豫而盤旋別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

説之未定曰子言之可懷逮予辭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蓋積歲以索居僅尺書之兩通坊杖屨之肯顧或慰滿乎予衷屬者乃聞兄病在床亟函書而問訊并畀藥而携將曾往使之未返何來音之不祥驚失聲而隕涕沾予袂以淋浪嗚呼哀哉今茲之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屢興吾黨之深嗟惟兄德之允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豪驕吝之私邪嗚呼哀哉兄則已矣此心實存炯然參倚可覺情昏孰泄予衷一慟寢門

緘辭千里侑此一尊

按淳熙八年一月二先生復會于南康議論之際必有合者故朱子特請象山于白鹿洞升講席以重之而又為文以奠復齋有道合志同降心從善之語後五月而東萊訃至象山奠之有追惟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之語蓋二先生之道至是而有殊途同歸之漸云奠文附左

附 陸子祭呂伯恭文

玉在山輝珠存川媚邦家之光鄕人是寄惟公

之生度越流輩顏曾其學伊呂其志久而益專
窮而益厲約偏倚平棄疵養粹詩傳之集大事
之紀先儒是裨麟經是嗣訃音一馳聞者隕涕
主盟斯文在數君子纍纍奪之天乎何意荊州
云亡吾兄既逝曾未期年公又棄世竭川夷陵
忍不少俟辛卯之冬行都幸會既而值公將命
考試糊名謄書幾千萬紙一見吾文知非他士
公之藻鏡斯已奇矣甲午之夏公尚居里我坐
狂愚幅尺殊侈言不知權或以取戾雖訟其非
每不自制公賜良箴始痛懲艾教之以身抑又
有此惟其不肯往往失墜鵝湖之集已後一歲

輙復妄發寃尓故態公雖未言意已獨至方將優游以受砭劑先兄復齋比一二歲兩獲從疑言符心契冉疾顏夭古有是比嗚呼天乎胡當於是復齋之葬不可無紀道同志合惟公不二比年以來日覺少異更嘗差多觀省加細追惟曩昔麁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義期此秋冬以親講肄庶幾十駕可以近理有疑未決有懷未既訃音東來心裂神碎矯首蒼茫涕零如霈

朱子表曹立之墓畧

淳熙乙未歲予送呂伯恭至信之鵝湖而江西陸子壽及弟子靜皆來相與講其所聞甚樂子壽昆

弟為予道餘干曹立之之為人後予守南康立之果來目其貌耳其言知其嘗從事於為己之學而信子壽昆弟之不予欺也及予所請白鹿洞書院賜額有旨施行如章郡守錢侯予言以書來問孰可為師者予以立之告予言欣然具書禮授使者踵立之之門以請而立之病不能行矣十年十二月辛亥竟不起年方三十有七子靜以書來相弔嗚呼吾道之衰久矣比年以來敬夫子壽伯恭皆盛年相繼淪謝而今又失吾立之然則子靜與予相弔豈徒以遊好之私情也哉立之名建幼頴悟長知自刻厲學古今文皆可觀一日得河南程氏書

讀之始知聖賢之學為有在也慨然盡棄其所為者而大覃思於諸經聞張敬夫講道湖湘欲往見之不能致有告以沙隨程氏學古行高者趣往從之得其指歸既又聞陸氏兄弟獨以心之所得者為學其說有非文字言語之所及者則又往受其學久而若有得焉子壽蓋深許之而立之未敢以自足也則又寓書以講於張氏敬夫發書亦喜曰是真可與共學矣然敬夫尋沒立之竟不得見後得其遺文考其為學始終之致於是喟然歎曰吾平生於學無所聞而不究其歸者而今而後乃有定論而不疑矣自是窮理益精反躬益切而於朋

友講習之際亦必以其所得者告之盖其書有曰
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
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工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
乎其可矣今必先期於一悟而遂至於弃百事以
趨之則吾恐未悟之間狼狽已甚又况忽下趨高
未有幸而得之者耶此其晚歲用力之標的程度
也胡子有言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信哉如
立之者博而不雜約而不陋使天假之年以盡其
力則斯道之傳其庶幾乎

按此表謂以心之所得者為學有非文
字言語可及又謂先期于一悟而遂至

于乔百事以慮之皆譏陸氏之失然陸子之學主于秀于先立乎其大者亦未始盡廢窮理之功其教學者惓惓以本末先後為說其書具存可以考見若朱子之言則實足以拯後學躐等陵節之弊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陸子之書今摘附左已見前卷者不復出

附陸子答詹子南書

為學有本末先後其進有序不容躐等夫子天縱之聖自志學十五年而後立立十年而後不惑又十年而後知天命其未五十也曰加我數

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十年而耳順又十年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今人天資去聖人固遠輙欲以耳口剽竊場屋之餘習妄論聖經多見其不知量也鄉者嘗與吾友深言為學之序見吾友相信之篤頗知反己就實深以為喜今覩來示頗又紛紛於無益之論人已俱失要之吾友且當孜孜行其所知未當與人辨論是非辨論是非以解人之惑其任甚重非吾友之責也不與之論他日却自明白今欲遽言之只是強說自加惑亂耳

附陸子與符舜功書

善無大小道無淺深皆不可强探力索人患無志而世乃有有志不如無志者往往皆强探力索之病也若無此病譬如行千里自一步積之苟不已無不至但患不行耳

朱子荅劉晦伯書

立之墓文巳為作矣而為陸學者以為病巳頗不能平鄙意則初無適莫但據直書耳

按陸子有與朱子書亦甞稱其文字且叙述起居極其親厚盖溫然友朋相與之情無病巳不平之説豈亦因門人有所騰口而然與

陸子與朱子書

立之墓表亦好但叙履歷亦有未得實處其往時與立之一書其間叙述立之平生甚詳自謂眞實録未知尊兄曾及見否歟仲夏間必來赴官舒元賓亦嘗赴江漕掾其弟元英與諸葛誠之欲因此時過此相聚尚未見來呂子約與誠之近與舒元英相款稍破其執己自是之意元英諸公問號為日進能孚於人者向亦會造函丈曾記憶否令似伯仲令壻直卿為學日進近更有得力者否

朱子荅諸葛誠之書

示喻競辨之端三復惘然愚意比來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可輕相詆訾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姑勉力於吾之所急不謂乃以曹表之故反有所激如來喻之云也不敏之故深以自咎然吾人所學喫緊着力處正在天理人欲二者相去之間耳如今所論則彼之因激而起者於二者之間果何處也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

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
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嘗竊笑以為正使
真是仇敵亦何至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
以片辭取信因默不言至今常不滿也今因來諭
敢復陳之不審明者以為如何耳

朱子答諸葛誠之書

所諭子靜不至深諱者不知所諱何事又云銷融
其隙者不知隙從何生愚意講論義理只是大家
商量尋箇是處初無彼此之間不容更似世俗遮
掩回護愛惜人情纔有異同便成嫌隙也如何如
何所云粗心害道自知明審深所歎服然不知此

心何故粗了恐不可不究其所自來也

朱子答李好古書

向來見陸刪定所聞如何若以為然當用其言專心致志庶幾可以有得不當復引他說以分其志若有所疑亦當且就此處商量不當遽舍所受而遽來也東問西聽以致惶惑徒資口耳空長枝葉而無益於學問之實不顧賢者為之是以有問而未敢對也

按此三書朱子覺其門人華訾陸太過故其言曰義理天下之公人之所見未能盡同正當虛心熟講以歸於是又曰

不容更似世俗才有異同便成燎隙皆至論也然陸子亦有與門人書其言正與朱子合今附于左

附 陸子與唐司法書

鄙文納去數篇第今時人偏黨甚衆未必樂聽斯言總卿從朱丈遊尤不願聞者今時師匠尚不肯受言何況其徒苟私門戶者學者求理當唯理之是從豈可苟私門戶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不容私而已顏曾傳夫子之道不私孔子之門戶孔子亦無私門戶與人為私商也

此卷朱子之說凡十五條所謂終焉若輔車之相倚者（附說性之說十條）

朱子答項平父書

所諭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爽然所警於昏惰者為學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所以為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子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熹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為己為人上多不得力

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

按此書則知朱子所以集諸儒之大成者如此世之褊心自用務強辨以下人者於是可以惕然而懼惕然而省矣然陸子亦有書論爲學有講明有踐履全與朱子合而無中歲枘鑿之嫌書附于左

附陸子與趙詠道書

爲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此講明也大學脩身正心中庸篤行之孟子終條理者

聖之事此踐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必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學言之固先乎講明矣自中庸言之學之弗能問之弗知思之弗得辨之弗明則亦何所行哉未嘗學問思辨而曰吾惟篤行之而已是冥行者也自孟子言之則事蓋未有無始而有終者講明之未至而徒恃其能力行是猶射者不習於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謂吾能至於百步之外而不計其未嘗中也故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講明有所未至則雖材質

之卓異踐行之純篤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不思不勉從容而然可以謂之聖矣而孟子顧有所不願學拘儒瞽生又安可以其硜硜之必為而傲知學之士哉然必一意實學不事空言然後可以謂之講明若謂口耳之學為講明則又非聖人之徒矣

按草廬吳氏爲國子司業謂學者曰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敝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尊德性為本庶幾得之當時議者以草廬為陸學

而見擯焉然以朱子此書觀之則草廬之言正朱子本意學者宜考於斯

朱子答陳膚仲書

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工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學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衆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細事

按朱子書在前兩卷者曰子靜全是禪學至此始謂陸學固有似禪處且勸學

者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
決擇即是觀之則道問學固必以尊德
性為本而陸學之非禪也明矣陸子之
言有與朱子相發者謹附著之

附陸子答包詳道書

垂諭新功以是未能寬裕所以費力處多優而
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
浸膏澤之潤此數語不可不熟味於已於人皆
當如此若能若此靜處應事讀書接人皆當有
益優游寬裕却不是委靡廢放此中至健至嚴
自不費力恐詳道所謂奮迅者或不免助長之

惑

朱子與呂子約書

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已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 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邪

按此正陸子之學平日諄復以教人者也

附 陸子論學問求放心

舉天下從事於其間而莫知其說理無是也而至於有是是豈可以不論其故哉學問也者是

舉天下之所從事於其間者也然于其所以學問者而觀之則汙雜茫昧駁乎無以議為也古者學問之道於是而有莫知其說者矣仁人心也心之在人是人之所以為人而與禽獸草木異焉者也可放而不求哉古人之求放心不啻如飢之於食渴之於飲焦之待救溺之待援固其宜也學問之道盡於是乎在下愚之人忽視玩聽不為動心而其所謂學問者乃轉為浮文緣飾之具甚至於假之以快其遂私縱欲之心溺之以熾其傷善敗類之欲豈不甚可歎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斯言誰為

聽之不競者

還陸子與舒元賓書

此心之良本非外鑠但無斧斤之伐牛羊之牧則當日以暢茂聖賢之形容詠歎者皆吾分內事日充日明誰得而禦之尊兄看要此不須他回思索特達奮發無自沉於蕪溷迂曲之處此事不借資於人人亦無着力處聖賢垂訓師友切磋但助鞭策耳

朱子答陸子書

昨聞嘗有丐外之請而後未遂今定何如莫且宿留否學者從來更得何人顯道得書云嘗詣見不

知已到未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極不易得但其偏處亦甚害事雖嘗苦口恐未必以為然今想到部必已相見亦嘗痛與砭礪否道理雖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見聞之外是非黑白即在面前此而不察乃欲別求玄妙於意慮之表亦已誤矣熹衰病日侵去年災患亦不少比數日來方似畧可支吾然精神衰減日甚一日恐終非久於世者所幸邇來日用功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尚有異同否耳

按朱子此書謂邇來日用功夫頗覺有

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蓋支離二字始見於此其謂別求玄妙於意慮之表蓋指傳子淵子淵嘗學於朱陸之門者故又曰亦嘗痛與砭礪否若象山與子淵書有云所談益高而無補于實行者正朱子之意今附于左或疑朱子書尾尚持異同之說以二書味之朱子既自以支離為病陸子亦復以過高為憂則二先生胥會必無異同可知惜其未及胥會而陸已下世矣

又按朱子他日答人有不計平日異

同之說疑於陸子終有未釋然者然其言曰足下何其慮之不審而為此傲睨之詞況賢者之燭理似未甚精立心似未甚定竊意且當虛心擇善求至當之歸以自善其身此外蓋不惟有所不暇而亦非所當預也味其詞意蓋因其人所通書語狂僭而發非有憾于陸氏也

附陸子與傅子淵書

夫子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謂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讀者多忽此

謂爲易曉故躐等陵節所談益高而無補於實行令子淵知致辨於此可謂有其序矣大端既明趨向既定則明善喻義當使日進德當日新業當日富易之學聚問辨寬居仁行中庸之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皆聖人之明訓苟能遵之當隨其分量有所增益凡此皆某之所願從事而願與朋友共之者

朱子答呂子約書

日用工夫比後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的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

流入世俗功利權謀中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症候不同然其忘已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談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

按此書謂方始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症候不同蓋指陸子而言謂或以支離而失之或以過高而失之其所病異而失則一也

朱子答何叔京書

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所論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黙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邪

按朱子此二書謂學者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談覇將經世事

業別作伎倆謂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又謂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所急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而陸子與人書曰事外無道道外無事前言往行所當博識顧其心苟病則非徒無益所傷實多他日敗事如房琯荊公可勝既乎又曰若得平穩之地不以動靜而變苟動靜不能如一是未得平穩也蓋兩先生之言不約而同者如此謹附著之

附陸子與陳正己書

古之學者以養心今之學者以病心古之學者以成事今之學者以敗事足下嘗言事外無道道外無事足下今日智慮非知此者特習聞其說附會其私意耳如此讀書殆將食蟛蜞矣前言往行所當博識古今興亡治亂是非得失亦所當廣覽而詳究之顧其心苟病則於此事業奚啻聾者之想鍾鼓盲者之測日月耗氣勞體喪其本心非徒無益所傷實多他日敗人事如房琯之車戰荊公之均輸者可勝既乎

附陸子荅潘文叔書

怠墮急迫兩偏此人之通患若得平穩之地不

以動靜而變若動靜不能如一是未得平穩也涵泳之久馳擾暫殺所謂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本心若未發明終然無益若自謂已得靜中工夫恐只增擾擾耳何適而非此心心正則靜亦正動亦正心不正則雖靜亦不正矣若動靜異心是有二心也

朱子荅吳伯豐書

閒中頗有學者相尋早晚不廢講學得以自警然覺得今世為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趍簡約脫畧過高一則覺得外馳支離煩碎其過高者固為有害然猶為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狼狽更不可言吾儕

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却涵養本原功夫此不可不
自反也

按朱子謂兩種為學之人其一徑趨簡約脫畧過高盖指陸子之門人其一覺得外馳支離繁碎殆謂已之門人也然陸子晚年益加窮理之功朱子晚年益致反身之誠取是編前後所書者考之則二先生之學所謂去短集長兼取衆善者真入道進德不易之法程也

朱子與周叔謹書

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為學規模次第如何近来

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徇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人意應之蓋嘗學於兩家未知其於此看得果如何因話扣之因書喻及為幸也熹近日亦覺向来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已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閑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着實體察收拾為要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誦涵養未須大段着力考索也

按朱子此書勸學者且讀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着實體察其餘文字未須

着力考察蓋與陸子為一家之言而陸
子之言已見前卷者不復重出間附一
書以備參考

附陸子與郡中平書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乃吾分內事耳甚不願師友沉沒於流俗驅而
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而莫之知避豈不可憐哉
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
消今吾友既得其本心矣繼此能養之而無害
則誰得而禦之如木有根苟有培浸而無傷戕
則枝葉當日益暢茂如水有源苟有疏浚而無

雍窒則波流當日益充積所謂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大抵讀書詁訓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強加揣量則無非浸灌培益鞭策磨厲之功或有不通曉處姑缺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則自然日充日明後日本源深厚則向來未曉者將亦有渙然冰釋者矣告子一篇自牛山之木嘗美矣以下可常讀之其浸灌培植之益當日深日固也其卷首與告子論性處却不必深考恐其力量未到反惑亂精神後日不患不通也此最是讀書良法其他非相見莫能

並尚書皐陶益稷大禹謨太甲說命旅獒洪範無逸等篇可常讀之

朱子答呂子約書

日用工夫不敢以老病而自懈覺得此心操存捨亡只在反掌之間向來誠是太涉支離若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耳又聞講授亦頗勤勞此恐或有未便令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一向汩溺於故紙堆中使精神昏弊失後忘前而可以謂之學乎

按朱子謂覺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又謂豈可汩沒於故紙堆中使

精神昏蔽而可謂之學陸子之言則曰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又謂非明實理有實行之人往往乾沒于文義間為蛆虫識見以自喜而已朱子前所謂道合志同者於是益驗陸書附左

附 陸子辯說

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是不正此事皆在其心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附 陸子與侪必先書

讀書最以精熟為貴頃論德固且熟讀此一經固前此於文義間多未通曉近所以間之者非在文義每為德固解說必令文義明暢欲不勞其思索不起其疑惑使末不害本文不妨實常令文義輕而事實重於事實則不可須臾離於文義則曉不曉不足為重輕此吾解說文義之妙肯必先亦不可不知也然此亦豈可強為之哉非明實理有實事實行之人往往乾沒於文義間為蠅蟲識見以自喜而已安能任重道遠自立於聖賢之門牆哉

朱子答呂子約書

年来覺得日前為學不得要領自做身主不起反為文字奪却精神不是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懼且為朋友憂之而每得什約書輒復恍然不知所以為賢者謀也訓導後生若說得是當極有可自警省處不會感人氣力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統紀則雖不教後生亦只見得展轉迷惑無出頭處也

按以上七書曰日前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曰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曰却始知此未免支離曰自覺得外馳又離繁碎向来

說話有大支離處曰向來誠是太涉支離曰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統紀展轉迷惑無出頭處蓋朱子深有見于後學支離之弊不可不極故於書札之間屢發以語之鞭策淬礪極其警惻所謂學術之才聖賢之學知有義理之公而無彼我之間百世之下所當刻骨而師之者也

朱子答滕德章書

陸丈教人於收拾學者散亂身心甚有功然講學趨向上不可緩要當兩進乃佳耳

朱子荅符復仲書

聞向道之意甚勤向所謂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為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却看舊事又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効不須多疑多問却轉迷惑也

按此二書皆稱象山為陸丈所以尊禮之如此前一書稱其收拾身心有功居敬之益密者也後一書稱其所言明當窮理之益精者也朱陸二先生於是將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乎

朱子答滕德粹書

示問曲折具悉大抵守官且以廉勤愛民為先其他事難預說幸四明多賢士可以從遊不惟可以咨決所疑至於為學修身亦皆可以取益熹所識者楊敬仲簡呂子約鑑米 所聞者沈國正煥袁和叔燮到彼皆可從遊也

朱子答林退思書

舒大夫向嘗相見於會稽所論未合今想其學益有成矣聞其政亦甚佳有本者固如是也不及為書因便幸畧道意

朱子答詹帥書

高教授能留意學校甚善渠嘗從陸子靜學有意為己必能開道其人也近日諸處教官亦有肯留意教導者然其所習不過科舉之業伎倆愈精心術愈壞蓋不如不教猶足以全其純愚之為愈也

按此三書皆致禮于陸氏門人者蓋朱子晚年不獨尊其師而又兼重其高第弟子如此

跋 西山真氏跋傅正夫所編慈湖訓語

慈湖先生之道學者所共尊顧嘗側聽諸公間或不能無竊議者謂泯心思廢持守談空妙畧事為也今觀正夫所錄有曰無思甚妙思之正

妙又曰徒思固不可為學不思如何是學然則先生之學其果泯心思邪曰學未純熟不可廢守又曰敬以守之於意態之動之先守定用力自然光明先生之學其果廢持守邪至於言道以本心為正言德以直心為主則其論篤至乎實既與談空說妙者不同而為當世之務討論區畫若指諸掌又非脫畧事為者也是四者既皆異乎所聞至其為說有曰成身莫如敬書曰欽曰敬曰謹曰克艱曰孜孜曰兢兢曰勤恤三五盛際君以此命臣臣以此戒君蓋灼知不敬則此心易動敬則此心不動此心微動百

過隨之此心不動常一常明嗚呼斯言至矣非正夫之心與先生通貫為一豈能傳之簡牘不失其真哉然則先生之言固有功於後學而正夫所録又有功於先生者也

按慈湖先生象山高第當時攻陸學者必以慈湖為首然西山先生論其所得乃如此可謂理到之言矣此所以卒傳斯道而為朱子之世適也與

此卷九六條皆後賢論二先生者後賢之論二先生多矣然獨有取於是焉以其究事精審觀理平正而無偏黨適莫之弊也

道園虞氏跋朱先生荅陸先生書臨川人名集

按朱子年譜載陸先生與人帖云朱元晦在浙東大節殊偉劾唐與正一事尤快台人之心雖士大夫議論不免紛紜今其是非已明白江東之命出於九重特達於群疑之中此尤可喜即書中所謂長者亦不以其力辭為過者也又按朱子荅葉公謹後更復[illegible][illegible]斷書云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

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亦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氣象甚適又與胡季隨書云衰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工泛濫不甚切已方與一二學者力加鞭約為克己求仁之功亦粗有得力處此兩書皆同時所發正與書中所謂病中絕學捐書却覺得心身頗相收管似有少進步處向來泛濫真是不濟事之語合蓋其所謂泛濫正坐文字太多所以此時進學用功實至于此也然竊觀其反身以求之說克己求仁之說令學者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之說直截如此用功蓋其平日問辨講明之說極詳至此而切已反求之功愈切是以

於此稍却其文字之支離淺[illegible]夫詞說之[illegible]

且用力而其效之至速如此故與為別之言之也

病中絕學捐書[illegible][illegible]术死灰心如墻壁以為[illegible]

者朱子嘗欸[illegible]學問之以多聞德[illegible]之意[illegible]正謂

此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門[illegible]之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力[illegible]已盡

而後[illegible][illegible]宗[illegible]後知朱子之[illegible]先[illegible]倦之

有次第

[illegible]求于此書與陸子有疾中絕學捐書

覺得身心頗相收管向來泛濫真是不

濟事之語然不見于大全集中殆門人

去之也明萬曆嘗為新法條例司官而[illegible]

川作行狀畧之歐陽公記呂范解仇事

而忠宣公於碑文刪之況學識之下先

正者宜其不能釋然於此也

貞白鄭氏表誠堂錢先生墓畧[illegible]

私黜[illegible]

丁既為朱子[illegible]學宫從未[illegible]堂生[illegible]之[illegible]所以

忠黨同伐之論而為至當精一之歸大陸[illegible]

所以異於余子者非君與端之別[illegible]者也特

所見出於[illegible]而或[illegible]者[illegible]之[illegible]發

[illegible]說[illegible]墓之[illegible]前

華者哉月[illegible]之言無[illegible]天下[illegible]公言也[illegible]

議無極亦天下之公言也偶其所見有不同故終身有不苟合者後之黨朱而伐陸者又豈天下之公言哉

按此表實用朱子學匪私說惟道是求之言

師山鄭氏送葛子熙序畧（師山名玉歙人）

方朱陸二先生相望而起也以倡明道學為己任陸氏之稱朱氏曰江東之學朱氏之稱陸氏曰江西之學兩家學者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今二百餘年卒未能有同之者以予觀之陸子之質高明故好簡易朱子之質篤實故好邃密蓋各因其質之

所近而為學故所入之途有不同爾及其至也三
綱五常仁義道德豈有不同者哉況同堯舜同
非桀紂同尊周孔同排釋老同以天理為公同以
人欲為私大本達道無有不同者乎後之學者不
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異江東之指江西則曰
此怪誕之行也江西之指江東則曰此支離之說
也而其異益甚矣此豈善學聖賢者哉朱子之說
教人為學之常也陸子之說高才獨得之妙也二
家之學亦各不能無弊焉陸氏之學其流弊也如
釋子之談空說妙至於鹵莽滅裂而不能盡致知
之功朱氏之學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尋行數墨至

於類備變辭而無以收力行之效然豈二先生之
言垂教之罪哉蓋後之學者之流弊云爾

師山鄭玉與汪真卿書畧

自周程朱子以來三尺之童即談忠恕目未識丁
亦聞性與天道一變而為口耳之弊蓋古人之學
是以所到之深淺為所見之高下所言皆實事今
人之學是遊心千里之外而此身元不離家所見
雖遠而皆空言矣又近時學者未知本領所在先
立異同宗朱子則肆毀象山黨陸氏則非議朱子
此等皆是學術風俗之壞殊非好氣象也某嘗謂
陸子靜高明不及明道縝密不及晦庵然其簡易

光明之說亦未始為無見之言也故其徒傳之久遠施於政事卓然可觀而無頹墮不振之習但其教盡是略下功夫而無先後之序而其所見又不免有知者過之之失故以之自修雖有餘而學之者恐有弊是學者自當學朱子之學然亦不必謗象山也此皆以其知而言爾至若行之之方以敬為主則不放肆而心廣體胖以謹獨為要則工夫無間斷而自強不息雖聖人之純亦不已皆由此進高明以為如何

按此二條議論平正可驗學術之醇宜其能振高風于一時全大節于叔世也

東山趙氏對江右六君子策畧休寧人名汸

陸先生之學與朱子不同蓋有非愚生之所能盡知者然朱子之學實出周程而周子之學學乎顏子之學者也程子亦曰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以顏子為師至朱子之告張敬夫則又以伯子渾然天成恐闊大難依而有取於叔子以成其德焉其自知也明矣陸先生以高明之資當其妙年則超然有得於孟氏立心之要而獨能以孟子為師且謂幼聞伊川之言若傷我者觀其尚論古人者不同如是則其入德之門固不能無異矣夫儒者之學莫嚴於義利之辨而學術之弊率由

氣禀之偏孟子舜跖雞鳴之分周子善惡剛柔之論其析之也精矣陸先生之在白鹿朱子請其一言以警後學先生為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深察乎學者心術之微而欲其致於二者之辨聽者為之動心流汗朱子請其書而藏之今觀先生之言深切明白使人羞惡之心由然而生誠不愧於孟子之訓矣然周子之說親授於程子而朱子釋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以其無形而有理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有理而無形故曰太極本無極所謂關百聖而不惑者也陸先生晃謂太極上不當更

加無極字移書爭之往復數四累千萬言而不能損一何歟夫以中訓極者是知太極之本體矣而中非太極所當得名之實也謂易有太極不當言無者是知論太極之不當淪於高虛矣而猶未知周子立言之[illegible]朱子嘗謂子靜不知有氣禀之偏則[illegible]言猶有未深考者矣鵝湖之論終以不合而[illegible]者則又有說焉夫所謂墟墓而哀也宗廟而欽也即孟子所謂人見孺子將入井之心而朱子所謂介然之頃抑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者也原其所指皆由已發之心而悟其未發之心則其要歸亦有不容於不同者乎然

而簡易支離之說遂溺深沉之說終有未合於是毫分縷析者深辨乎疏目闊節之多矣石稱丈量者又以銖銖寸寸爲必差則其所甚異者殆無過於斯矣執事之言曰二家之精微非大賢相與剖擊則下二賢一等者殆無從而知矣至哉言也其深有得於二賢者乎晚學管窺復何所容喙無亦徵之於二先生所自言者可乎朱子之答項平甫也其言曰自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爲用力之要陸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一偏也觀乎此言則朱子進

行之序可見矣陸先生之祭呂伯恭也其言曰追
惟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義觀乎斯言
則先生克己之勇可知矣夫以二先生之言如此
豈鵝湖之論至是而各有合耶使其合并於莫歲
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抑子
朱子後來德盛仁熟所謂去短集長者使子靜見
之又當以為如何也今朱子之書家傳人誦其端
緒之明則顏曾思孟以至於周程張子之所傳可
徵也其工夫之密則自洒掃應對進退而達乎脩
齊治平無間也豈有待於愚言而後知哉獨陸氏
之學則知者鮮故愚亦不足以言之也然嘗聞孟

子曰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也此陸先生之學所從出也是故先生非不致知也其所以致知者異乎人之致知先生非不集義也其所以集義者異乎人之集義他日朱子嘗曰子靜是為己之學又曰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則其所以復出千古者豈不在於斯乎若曰苟此心之在擴充持守為可畧學貴自得則思索講習之皆非雖學知利行之士不足以語此而況於下

子從生之至隱極賾者乎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又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豈徒曰易簡之云乎此先生之高明所以為不可及也然則其可以易而言乎今何前脩日遠後學寡師求之而不得其要焉而不見其端於是專務考索者徇然[illegible][illegible]從而知本[illegible]之何在致力持守者師心自用而惟以異於常人然後知二先生之所為深憂而過計者蓋有在也

按此篇曲盡二先生道德之詳獨謂朱子去短集長之說在陸子沒世之後則恐未然蓋朱子劾唐仲友在淳熙九年

陸子有書亟稱之而虞道園考朱子與陸子書所謂病中絕學捐書覺得身心頗相收管及周叔謹胡季隨二書皆在一時則兩先生殊途同歸之好當不出此數歲間而謂陸子去世不及與朱子合并者殆未之深考也

東山趙氏贊象山陸先生象

儒者因其學似禪佛者謂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按此亦因朱子謂陸學固有似禪處一句而發然歷考先正之論象山者尊而

費不若東山此費之約而該也

道一編卷終

右道一編迺

篁墩先生取

朱陸二夫子筆札鈔釐成帙而

次爲著說也蓋

二夫子之學人惟知其始之異

不復究其終之同故不得已爲

是編以合之然前此未之有聞

使非

先生博約之至致以示人何足

以知之信敬閱之餘遂命工刻梓廣其傳與四方學者共焉俾知夫尊德性道問學之說當交脩並進為造道不易之方凡紛紛者可無容議矣嗚呼二夫子去今四百有餘年無一能要其指歸者茲始得白於

先生之編則

先生有功於斯道豈為少哉若

泛然綴葺無補世教先生亦奚暇爲之竊恐不諦觀者或尚持於初說因識其後雖然大賢君子之道在天下後世必有公論豈以人言之是非爲加損哉

弘治庚戌冬十一月朔旦門生

祁閶李信識

婺源汪道全繕寫